

梁启超全集

第十八集 译文

梁启超

著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梁启超全集

第十八集 译文

梁启超 著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梁启超全集』(14ZDB042)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全集·第十八集，译文/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ISBN 978-7-300-16843-2

I. ①梁… II. ①梁… ②汤… ③汤… III. ①梁启超 (1873~1929) -全集 IV. ①B25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1247 号

策划编辑 王琬莹 杨宗元

责任编辑 王 磊

ISBN 978-7-300-16843-2



9 787300 168432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梁启超全集 第十八集 译文

梁启超 著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Liang Qichao Quanji Di-shiba Ji Yiwe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6 插页 3

定 价 8980.00 元 (全三十集)

字 数 411 000

目 录

佳人奇遇 [1898 年 12 月 23 日起]	1
卷一	3
卷二	15
卷三	26
卷四	39
卷五	51
卷六	63
卷七	77
卷八	89
卷九	103
卷十	115
卷十一	129
卷十二	142
卷十三	156
卷十四	168
卷十五	180
卷十六	194
各国宪法异同论 [1899 年 4 月 9、19 日]	199
国家论 [1899 年 4—10 月]	207
卷一	209
卷二 国体	228
卷三 公权之作用	238
现今世界大势论 [1902 年 5 月]	247
世界末日记 [1902 年 11 月 14 日]	268
俄皇宫中之人鬼 [1902 年 12 月 14 日]	276

十五小豪杰 [1902 年]	283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一叶孤舟 滚滚怒涛中几个童子.....	285
第二回 逢生路撞着一洞天 争问题俨成两政党.....	290
第三回 放暑假航海起雄心 遇飓风片帆辞故土.....	295
第四回 乘骇浪破舟登沙碛 探地形勇士走长途.....	300
第五回 如真如梦无人乡景色凄凉 忽喜忽忧探险队精神抖擞	304
第六回 荒洞穷搜怆怀旧主 遗图展视痛语前程.....	308
第七回 移漂民快撑寒木筏 怪弱弟初审闷葫芦.....	313
第八回 勇学童地辟豺狼窟 荣纪念名从父母邦.....	318
第九回 举总统俄敦初被选 开学会佐克悄无言.....	323
国家原论 [1906 年 2 月 8、23 日]	330
松阴文钞 [1906 年 4 月 29 日]	351
叙	353
示冈田耕作正月二日.....	353
送儿玉士常游九国四国叙正月廿三日	353
与佐谦冈部谷茂书	354
与高杉畅夫	355
送日下实甫东行序	355
自书送实甫叙后	356
与良藏	356
与清狂	357
送清狂师归乡序	357
与周布公辅书	358
赠中村理三郎	359
送中谷宾卿叙	360
赠益田邦卫	361
书送宾卿叙尾	361
上国相益田君书	361
与无逸	362
送竹下琢磨归邑叙	363
送生田良佐归邑叙九月二十四日	363
与弥二	364

目 录

复袁木武兵卫	364
上家大人玉叔父家大兄书	364
子楫子德子大说	366
日孜字思父说	366
与八十佐世	367
示诸生	367
送杉藏叙	368
送高杉畅夫叙	369
送六人者叙	370
严囚纪事	370
投狱纪事	375
寄佐世八十郎	379
与子远	380
与马岛	380
与士毅	380
复士毅	381
与子远	382
与无逸	383
书李卓吾别刘肖川书后诀子大	384
笔记一则	384
常一字君仪说	385
复君仪	386
上玉木叔父书	386
语子远正月念七夜	388
正月晦夜书感	390
哭无逸心死十二日	391
与士毅	392
次和作韵	393
忍二首	393
名三首	393
与八十二月十日	393

梁启超全集 第十八集 译文

与无逸二月十五夜	393
笔记	394
复福原又四郎	395
与子远八日	396
复子楫二日	396
名二首十日	397
与子远三月十二日	397
诘思父三月十二日	397
与和作	398
与和作念七日	399
祭亡友涩生文十三日	400
自警诗十四日	400
书感十五日	400
要驾策主意上	400
要驾策主意下	402
与子远、和作念三日	404
与和作、思父	404
复和作四日	404
与象山先生书廿五日	405
论法律之性质 [1906年8月4日]	406

佳人奇遇

日本东海散士前农商部侍郎柴四郎撰

〔1898年12月23日起〕



按语：《清议报》于日本创刊，梁氏设有“政治小说”栏，载《译印政治小说序》谓：“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并于创刊号起，连载政治小说《佳人奇遇》。

《佳人奇遇》，日本东海散士前农商部侍郎柴四郎撰，凡十六卷，《清议报》自第一册起连载（署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当1898年12月23日）。除第四册、第二十三册未载外，载至三十五册，此后未见续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八收入此译本，末后“编者识”称：任公先生戊戌出亡，东渡日本，舟中译此自遣，不署名氏。书亦久已绝版，近从冷摊中得之，补入集。

任公诗《纪事二十四首》之一“曩译佳人奇遇成，每生游想涉空冥。从今不羨柴东海，枉被多情惹薄情”。柴东海，即原著者柴四郎也。

《清议报》第三十五册载《佳人奇遇》一文至“卷十二”“亚刺飞侯”一段止，并说明“下期续印”，但下期没有连载；“政治小说”改为《经国美谈前编》，且连载数卷，而《佳人奇遇》直至第一百册也未见续印。

故本书自“亚刺飞侯”段起，据《饮冰室合集》本录出，第十二回也按《合集》本编排，自“船泊锡仑岛”起。《合集》本章节按“第……回”编排，本书改为卷。

卷一

东海散士一日登费府独立阁，仰观自由之破钟，欧米之俗，每有大事，辄撞钟集众。当美国自立之始，吉凶必上此阁撞此钟，钟遂裂，后人因呼为“自由之破钟”云。俯读独立之遗文，忾然怀想当时米人举义旗，除英苛法，卒能独立为自主之民。倚窗临眺，追怀高风，俯仰感慨。俄见二妃绕阶来登，翠罗覆面，暗影疏香，戴白羽之春冠，衣轻縠之短罗，曳文华之长裾，风雅高表，骀荡精目，相与指一小亭而语曰：“那处即是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十三州之名士第一次会议国是之处也。”当时米为英属，英王蔑视国宪，擅重赋敛米人，自由权利扫地以尽。顾望之念绝，呼吁之途穷，人心激昂，殆将溃裂。十三州名士大忧之，相与会于此亭，谋救济其穷厄，扑灭乱机。时座中有巴土烈义显理者，乃激昂悲壮而发言曰：“不脱英轭，不兴民政，非丈夫也。”此亭至今独在，不改旧观，与独立阁同为费府名区之一云。

又遥指山河曰：“此丘呼为灶溪，那河称为蹄水，噫，晚霞丘晚霞丘在慕士顿府东北一里外，左控海湾，右接群丘，形势巍然，实咽喉之要地。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米国忠义之士乘夜占据此要害，以遮英军之进路。明朝敌兵水陆合击，势甚锐，米人善拒，再破英军。敌兵三增，而丘上之军，外则援兵断，内则硝药竭，大将窝连战歿，力不能支，卒为敌所陷。后人建碑此处，以表忠死者之节云。之一举草独立之檄文于此阁，明自由之大义于天下。边郡之民，咸来云集，荷兵蜂起。织女绝布以为旗，仓父赍粮以响应，慈母谕子挥泪以赴战场，贞妇厉夫列队伍惟恐后。触白刃，冒铳丸，伤而不挠，死而无悔，誓为自由而毙。抗百万虎狼之英军，兵结莫解者七年，慕士顿府委于敌，新府继陷，费都亦为所蹂躏。于是大将华盛顿率疲兵退，而阵于灶溪。时天寒积雪千里，坚冰塞途，援兵不到，粮运难继，军气沮丧，士有菜色。诸将议曰：“若今不一战以厉军气，则四万忠义之师将瓦解。”即夜发灶溪，卷旗衔枚，渡蹄水，袭英骄兵，大破之，自由之师复振。是役也，将士贫困已极，履不覆足，衣不防寒，徒跣踏冰雪，胫足冻坼，流血淋漓，数里之积雪为之赤，军中冻死者不可数计云。噫，人情谁不乐生而恶死？顾乃气高志远，急国家之难，忘其私身，而惟报国之知宜哉！米人之能挽回颓势，凯歌振旅，外而制欧人犯掠邻国之政略，据公议以挫强护弱；内而修庠序，

销锋镝，厉工商，课农桑，成此富强文明之邦，人享自由之乐，家作太平之讴。所谓凯歌声动风云色，兵气销为日月光。呜呼！吾党何日得逢此盛？”言罢，相与太息者久之。

散士听之，窃窃疑之，以为今此佳人栖息自由之邦国，沐浴文明之德泽，而慨叹悲哀如此。恰如普廷末路，诸名士新亭之会，作楚囚之对泣，叹山河之已非，宁非异事？时倦鸟归林，游客悉散，散士亦出费府郭门，步还西费，轻霭模糊，晚风吹袂。遥瞩灶溪之依稀，瞰蹄水之浩荡，感今念昔，情不能堪。乃赋《古风》一篇，行且吟曰：

晚降独立阁，行吟蹄水浔。蹄水流滔滔，灶溪烟沉沉。疏钟响夕阳，倦鸟还远林。微风吹轻裳，新月照素襟。对此风景好，何为独伤心？当年汗马地，沧桑不可寻。英雄皆枯骨，铁戟半销沉。义士建国檄，百年钦余音。成败有定数，白眼睨古今。

越日，春风骀荡，朝霞如烟，散士独棹轻舟，高歌放吟。溯蹄水之支流，渐近灶溪之岸。忽见一清流出自幽谷，两岸碧蘚，与数种樱桃相掩映，水色澄潭，游鱼可数。散士停舟而笑曰：“是真今世之桃源也，恨无避秦人，与之话前朝逸事耳。”乃吟曰：“扁舟来访武陵春……”觅句未成，忽闻微风遥送琴声，倾耳听之，其声渐近。瞥见一小艇自上流来下，一妃操棹，一妃弹风琴，风姿绰约，望之若神仙中人。相去数武，二妃凝视散士，相与耳语，似作惊骇之色。散士不解其何故，目送久之，妃亦回眸再三。移舟回岸，终不知其所之，徒见河水渺茫，微波扬汨而已。

散士常叹米人乏风流雅致，不足共谈花月韵事。今残春花间，抚琴吟啸，忽邂仙妃，心振目醉，微波难托，无由寄词，脉脉寸心，愿达彼岸，追怀古人，惆怅无已。乃复溯流移舟，但见百花翩翩，随风乱飞；黄莺嚶嚶，绕树熟啭。枕水有一人家，虽不甚宏敞，然古雅清致，独脱尘俗。庭前松柳，任其自由。虽门前不见长者辙，然察其情景，似是伟人之居。散士维舟于门前之岸柳，越丘涉水，渐到灶溪。极目一眺，芳草如织，菜花随微风摇动，绿阴毵毵，群羊倦睡。回头遥望，汽车半残之黑烟，飞驰平野；帆樯如云，往来蹄水。

散士感今怀古，因念昔者波斯王势气佐师提百万之大军，欲并吞欧洲，至欧亚之境，立马高丘，慨然叹曰：“呜呼！今百万之貔貅，与我共渡此海，

百年之后，皆成枯骨，无复有人生存于此世界者。呜呼！世无万年之天子，国无不朽之雄邦。”言毕，泪涔涔下，不能自禁。又思英国文章之词宗，历史之大家麻浩冷，曾在海天仿佛间望故乡，万感交集。想念千载之后，威名赫赫，文物粲然之大英国，既就衰敝；壮丽之圣寺，鞠为蔬园；彩虹之西桥，无复畴昔。彼时墨客文人，追想英国盛时，坐西桥之朽梁，写圣寺之废观，必有惨然不乐者。俯仰古今，兴悲来者，徘徊战场，感慨无限。

因渐寻归路，经通谷，涉景山，越数十步，遥见二妃，拾翠于江滨，咫尺盈盈，不语脉脉，恨无微波以通寸素，彷徨踌躇者久之。既而一妃提轻裾而徐步，渐近散土，年二十三四，绿眸皓齿，垂黄金之鬒发，细腰冰肌，踏游散之文履，扬彼皓腕，折一柳枝，态度风采，若梨花含露，红莲浴池。顾散土揖而言曰：“顷于河上相见者，非郎君也耶？今此幽谷，渔牧之来者犹稀，况乎贵缙公子哉！郎君发黑眼锐，无乃西班牙之士人耶？”散土答曰：“否。仆东海游士，负笈兹土者也。今杂花烂开，芳草被野，群莺乱飞，偶有所感。偷闲掉舟，乘兴以吊自由之战场，流连俯仰，吟咏忘归，幸释疑虑。”妃惊曰：“郎君由日本而来，山海相去三万里，得无有故乡之思否？”散土曰：“婵研仙姿，抚筝低吟，云梦洛川之神女，亦无颜色。妃莲希腊美人、苏皇苏兰女王以才美冠世之才美，亦当避舍。而振冠南岳，濯足沧浪，高蹈风尘，睥睨人表，风度潇洒，谁不云钦？今仆卒然相逢，谚所谓一树之阴，一河之流，偶然交袖，亦有多少因缘也。《诗》曰：‘有美人兮，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仆何幸而得此哉！”妃以柳枝掩半面微笑曰：“郎君所言者，彼立柳阴之人也，妾岂敢当此？伏问前日费府之独立阁上，倚窗吟眺之士，非郎君也耶？”答曰：“然！”妃曰：“妾名红莲，故有阿姊避世于此地。先是见郎君于河上，阿姊谓妾曰：‘异哉！前日相见于独立阁，今亦相遇于灶溪，游迹风流，不期而合，若得共语风流之韵事，可散胸怀无限之忧郁矣。’既而骇曰：‘彼士眸与发俱黑，或恐西班牙之人欤？’妾欲探郎君之踪迹，苦无媒介敢托，折柳以试于郎君，幸恕其唐突不敬之罪，尤勿视妾为蹄水鹊桥，以客星渡之。”

因微笑疾行，直至柳阴，与一妃耳语，乃共入于临流之一家。复来告曰：“阿姊久待郎君，望高轩赐过。”散土举头，则已有一妃待于门外。远望之，仿佛如轻云之蔽新月；近视之，皎洁若白鹤之立仙阶。年齿二十许，盛

妆浓饰，冷艳欺霜。眉画远山之翠，鬓堆螺顶之云。秋波凝情，炯炯射人，暗备威仪。红颊含笑，皓齿微露。纤腰曳轻绮之长裾，莲步践彩绣之轻履，余香袭人，徐步来迎。几疑姮娥降尘，洛神出世。于是散士心动胸悸，为之一揖。妃曰：“今郎君光临于此，妾之幸福，何以加之。”因起荐长椅以请坐。

其家临蹄水之支流，据灶溪之一丘，东对费府，西接芳林，深邃幽阒。庭前樱花盛开，杨柳垂枝，翠荫婆娑。窗外挂一雕花笼，笼中畜一白鹦鹉，壁头揭一扁额，其文曰：“幽谷蕙兰空怀香，年年全节待凤凰。”架上横一玉箫，壁间挂一风筝，大琴小琴相对，备极楚楚。

须臾坐定，谈话温粹，谦态逊状。相接之顷豁然大开襟怀，胸中不置畛域。散士问以隐逸之故，妃怃然曰：“妾岂好为此者，时不我与，事与愿违，故守节幽谷，甘兹沉沦，不足为外人道也。”散士窃疑此美，以伉俪愿违，恨世幽隐，非薄幸人也。或者皇天无情，所遇非人，故甘守贞，遁迹斯境耳。散士曰：“昨相见于费府之独立阁，非令姊也耶？”妃曰：“然。”散士曰：“曩见二妃之感慨，不禁悲愤，心窃怪之，何为其然也？”妃答曰：“避世之士，逃难之人，若述往事，徒增伤感。”散士固问其故，妃沉默不答，如深有顾虑者。红莲进谓妃曰：“妾固知日本男儿之心肝，便谈阿姊之来历，可保无他。”

妃于是慨然而告曰：“妾名幽兰，世居西班牙京城，麻户立都之名族也。昔时吾人刚敢不挠，逾万里之鲸波，尝千百之艰难，发见米国之大陆。自归我版图后，国旗翻于四海，威名轰于欧洲，富强冠于天下。然满招损，盈生亏，上下骄傲，风俗颓坏。先王笃信旧教，目新教为邪教，以为逆天惑民。发百万之兵，助法王以剿灭新教，四出剽掠，所至残暴，孩儿妇女，悉遭屠戮。行政之权，委诸僧侣，于是僧侣自作威福，救民之法，变而为苦民之具也。僧侣互事杀伐，败法乱纪，污国虐民，以炮烙汤镬，杀人百万，其贪婪酷烈之事，稽之载籍，为千古所无。以铁锁御民，以鞭笞待众。诉民情者，名为诬上讥君；说自由者，目为不忠不义，大加刑戮。是以冤民无所诉情，志士无所展力，国势陵迟，纪纲弛废，内忧外患，并臻其害。海外之藩屏多叛，国内之朋党相轧，四分五裂，无所统括。一切财政，大失其宜。年年所贡南米，值亿万之金银，徒充呈笑献媚后宫之费，或供贪婪无厌僧侣贵族之

奢侈。金银滥出，国力疲弊。森林荒废，地瘦民贫。人各救其生，无暇顾廉耻，盗贼横行，国无宁岁。女皇伊佐米刺追皇兄顿加罗以窃位，宠臣僧侣专权，贿赂公行，赋敛无常。外受邻国之侮，内失人民之望。惟上下宴安，歌舞游猎，驰驱醉饱，政纲日坏。

“妾父兄日夜叹国势之凌迟，哀人民之穷困，欲挽回此颓势，因密谋诸忠义之士，计画废其暴君，立其贤主，革其弊政，薄其赋敛。务使人民安于衽席，含哺鼓腹，以贺太平。此事久待时机，于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秋九月，我女王、佛帝拿破仑^①三世将为会盟，乃从车骑以行。未及几里，从骑喧骚，皆呼曰：‘我皇无道，德不及民，不能安其民生，宜速退位，以让于贤主。’市民闻之，雀跃群至，攀其凤辇以促之，仅三日而全国皆叛。女皇与近臣，遁于佛京，倚于拿破仑。仑掀髯而言曰：‘奇货可居，时哉不可失。’于是拥废皇之王子，屯兵于境上，移檄我民曰：‘敝邑据义，提不腆之兵，赴尔友邦之难。今尔正统之皇子在兹，尔何不早去乱民之胁迫，以归明主？皇子至德，诚能戡定乱虐，保全众生之真主也。若夫改图投诚，必许以自新之路。’

“当是时也，奉戴我皇兄顿加罗者，以其檄传之远近曰：‘妇女之登天位握国政者，我宗祖大法之所禁也。曩者僧侣贵族，营其私利，而立彼妇女以为社稷之主，专其国政，恣横无忌。其聪明雄才之皇兄顿加罗，则斥逐之，使民离众散。今也女皇逃国，宗庙无主，吾人乃立皇兄顿加罗即王位，以从民心，除弊政，去私怨，立宪法，建公议，奉祖宗之大法。其有以国家为念者，宜速来劝助，万勿踌躇逡巡，失此风云之会，致为后日之悔云。’于是国民应之者甚多。

“时学士书生，有别说自立自由之利，唱道民政共和者；其抱才郁屈，及苦于贫困而思乱者，皆相和而煽动人心，势如满岸之涨，一时溃堤，不可收拾，欲壅塞之而反动激烈也。其共和党又分而为二：一主急进，一主渐进。党不相容，众论喧呶，邦内扰扰，国中舆论，遂无可定。人心又不能归一，乃相共会于议院，议前途之国是。时国相风雷梦者，豪迈果断，因起以告众曰：‘案我国今日之势，人心相离，党派大兴，二党合而四派分。一派

^① “拿破仑”之“仑”字，原稿作“伦”或“峩”，本文统作“仑”，下不另注。

灭而一派起，上下纷扰，何所底止，是岂激于一时之变使然耶？盖宿怨相积，私仇相结，不幸以见于今日。故为今之计，宜即立英主，以糾合人心，而离散朋党。今夫普国者，欧洲之强邦，而皇子理乌佛氏，其最贤也。品超贵胄，行冠宗潢，故欲系宗社于苞桑，奠国家于磐石，则必迎立而奉戴之也。筹计已熟，在会之人，有乐从其议而赞成之者，有不以为然而排挤之者。民政党诸人大抗之曰：‘宰相之谋，是陷于普相卑士麦克氏之策，畏普王之威而卖国者也。’于是痛责排挤，议论如涌。

“当此时，妾老父徐起而谓诸士曰：‘废女皇之事，我实主之。是时我与将士共誓曰：废暴君而立正统之英主，以从民望。其营私利、抱私心之所为者，非我党也，又非我国民也。若夫犯此弊者，吾辈当戮力以除之，虽杀身所不顾也，岂可迎欧洲强国之皇子，而委以国政耶？若如相公之言，迎立普之皇子，天下将目我陷于普相术中，必谓我国无人矣。加以普王之雄豪，其相又富于权术，岂可默然而止乎？今也佛帝托言于我为姻戚，屯兵于境上，欲立废皇之皇子。虽然，凡我人民，恶女皇之无道，恨入骨髓，故立废皇之皇子，以维系人心。况佛帝之心事，亦有不可明言者。顷南方诸州，共推皇兄顿加罗即王位，赞助立君公议之政。抑皇兄者，正统之皇子，而立君公议者，天下之善政也。不若诸士共尽力于此也。’

“于是满场议论，为之愈激，有各相搏击之势，不知所定。然各人意中，与宰相所议，合者过半，其策遂决。于是遣使于普国，以表推戴之意，乞皇子即位，皇子诺之。既而佛之君臣，闻有此举，为之大愤，直飞书乞皇子以却其请，皇子又许之。而佛帝犹多不厌，傲慢不敬，犯普帝，促战事。盖佛之君臣，平日讲求富强之术，欲雄飞于欧洲，因普之羽毛未丰，乘势挫之，使其不能复振。不料普国光不外烁，养锐蓄精，以待一飞冲天之机。佛则君臣乖离，将骄卒怠，是以一败涂地，遂为城下盟。佛帝降虏，乃流寓他乡，至是我民迎伊国皇子而立之。

“先是大宰相风雷梦氏，为刺客所毙，党派之争日甚。皇子受国步之艰难，被朋党之分裂，即欲以定民心。然自风雷梦死后，各党主领，各抱自立之志，互不相下。其智略亦互相匹敌，无俊杰以统结之。而共和党激烈之论，放谈横议以建民政，是非混乱。比朝廷纷扰，干戈更乱。自是政权日倾，王益愤懣，告于众曰：‘人生谁不希富贵，慕功名耶？初尔众庶，不以

寡人不敏，举国政以委于寡人。寡人漫不自计，不以不敏，而肩此重任，庶几可无大过。于是辞父母，纳群臣之谏，誓以死生荣辱，与国共之。赖尔群臣之助，倚尔人民之力，垂功业于千载，愿尔臣民共受其庆。无如尔众庶浮薄轻动，以私害公，朋比为奸，是非不顾，终日嗷嗷，纷争于政路，以至国势日倾，寡人忧之。用是不厌诰诫，冀以自新。而尔有众顽固依然，不悛其行。今也，寡人智穷术乏，经国无方，亦奈之何哉？而尸位妨贤，大违民志，是寡人旦夕所不能安也。兹辞王位，将归故乡。古人云：衣锦而归故乡，是人情之所荣也。而今不敏，抱憾去位，忧心悄悄，其何颜以见故乡父老耶？其哀情亦不言而喻矣。虽然，与尔臣民，曾有君臣之义，今其去此，犹有故山之思。愿尔众庶，解其旧怨，挽回国势之陵夷，力图富强，进乎文明之境，固所望也。’临别赠言，洒泪无已。于是皇子退位而归伊国。

“自是宗庙无主，民政党乘机煽动，而国政紊乱，无可如何。妾老父忧之，集众而言曰：‘闻我士民，厌王政而希民政，其风气虽佳，然以时局观之，决非国家之福也。’盖以共和而建民政，文物粲然，富强骎骎而可证者，其惟北米合众国而已，此诸君所目击也。抑北米之人民，本生长于自主自由之俗，沐浴于明教礼义之邦，舍私心，执公议，不泥虚理而务实业，是所以能建民政，而冠于宇内也。而我民则不然，泥虚理，不务实业，轻佻锐进，忽于挫折，此其所以衰颓也。墨西哥国者，与米国接境，同时所建共和民政之国也。然朋党相忌，首领相仇。尔来五十三年，一帝一摄政，已更统领五十三人。其政府朝迭暮更，其人民托生斯土者，又安能寻进路于文明，求生路于自由之乡耶？墨西哥人者，我西班牙^①之后裔，而风教人情，无不相同，亦足借以自鉴矣。不知我典章文物，由国民之志操，远不及米人，而欲驱此轻佻不学之辈，驰骋于民政之界，余只知其害，不知其利也。设暂奋而为之，而政党相阋，国政迭乱，内外混淆，官民失职，陷于朝令暮改之弊政，其能自立乎？又政权归于奸雄掌中，开军人为政之祸端，干戈纷扰，其终能保久安乎？忆一千八百三十年，佛国革命之乱，人民厌其王政。其时将军罗炳斗氏，被以紫袍，将欲立为民政之首领。将军固辞而谕众曰：‘余十八岁时，见米国独立之檄文，拜而读之，不觉发竖泪下，直挥袂而起，遂誓

^① “西班牙”，原文如此。当时译名，多与现代译名有出入，本全集皆依原文，不作订正。下同。

以孤剑而救兆民。泛孤舟于大洋，陷孤军于重围，与将士推衣分食，枕戈共苦，七年于兹。其间米人独立自治之诚心，确乎不可动，久拟取其风气以教我民。虽然，我民之气象风教，奈何不适于自治之用，故宜迎贤主，以倡立君公议之明政，是我佛国之妙策也，抑亦国民之幸福也。”将军之言，可为殷鉴。意气恳切，声泪俱下。

“呜呼！忠言逆耳，高论难行，此古今之常患也。党人等，却疾视老父为自由之公敌，而民权之伪党也。于是固为诬捏，务使恶声远扬，以至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为清议所不容，诟骂唾斥，使人几欲食其肉而寝其皮。遂下命诬父兄为叛逆大罪，将捕以杀之。我父兄闻风逃难，而诚忠之士亦多去国。自是党人得势，益无忌惮，迷于民政之空理，梦入自由之乡，遂以民政布告于天下。其时京城之众庶，如醉如狂，会于寺院，集于道路，招群集众，大唱共和万岁之歌。既已栖息于自主自由之乐土，无为之空想，所在争杀僧侣，追捕贵族，所谓以暴易暴，不自知其非者也。当其党领所立之宪法，施行政令，而政党相轧，首领相忌。其议士徒争口舌之战，舍本求末，无益于实用。其人民徒嗷嗷于赋敛之轻，以致政令不行。仅及岁余，而统领内阁，五易其主，使民迷其途，商厌其令，士恶其行，兵侮其律，变自由乐境之迷梦，作寡人为政之苦境。各党轧轹，互弄干戈，以至枉杀无辜。

“至是老父之言尽验，人皆服其先见。而父兄在他乡，不忍傍观故国之难，乃纠合义旅，推皇兄顿加罗为盟主，以除弊政，去私怨。结合分裂之政党，退伪党之首领，建立宪公议之政，以治内乱而御外侮，破僧侣贵族之陋习，移其民于自由之真乡而后已。日为经营，誓传其檄以鼓舞同志。于是天下闻风，慕皇兄之贤名，四方云集，所至如归。旌旗蔽空，舳舻相望，歌吹盈耳，兆民悦服。士卒奔驰，相会如林，而兵势大振。自此党人每战皆败，势将溃散。

“当斯时也，普相逞其阴谋，窃赠兵饷以援之，乃死灰复燃，兵锋颇锐。于是两军再战，彼我互伤，智勇皆困。时废皇之子犹在境上，乘机而入国都，利诱士民。士民苦兵卒之剽掠，久望升平，因共归之，如流水之就下。而民政党首领，亦变其盟约，献降于马前，致质称臣，愿为新王前导。新王以其与妾父有旧，命作书以招老父。老父覆书责其变节，其词曰：

夫士所贵者，节义而已。苟士而无节义，亦何足贵哉？当足下提倡